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715期 | 2023年3月19日/星期日 本版编辑/王剑虹 视觉设计/戚黎明



世界级名家名团加速回归

大提琴家卡普松率先登上申城舞台

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明起将恢复对涉外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批。这一好消息让上海各大剧院和演出机构迅速行动起来。正率团拜访悉尼戏剧团、悉尼舞蹈团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坦言:“这对将于10月举办的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而言是重大利好。”

被视为申城文化地标的上海大剧院也开启“国际朋友圈”,将世界级名家名团的引进谈判排上日程,总经理张笑丁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此外,上海音乐厅将于5-6月迎来钢琴家大卫·弗雷、伊沃·波格莱里奇以及小提琴家吉顿·克莱默。纽约爱乐乐团也将在时隔三年后再度来沪,同老朋友上海交响乐团展开室内乐合作,并恢复上海乐队学院的线下教学。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国际演艺圈始终保持联系和沟通。因此,相关政策一出,世界著名大提琴家戈蒂耶·卡普松(见下图)就宣布将于4月20-21日,在上海音乐厅与中国乐迷见面。

李明表示:“卡普松2020年就与我们达成了演出合作的意向,他非常迫切地希望能第一时间来华和中国乐迷见面。”据悉,本次演出中,卡普松将带着他的老搭档、钢琴伴奏——杰罗姆·杜克斯一同登上舞台,为上海观众带来舒曼、贝多芬、勃拉姆斯等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的经典曲目。随后,艺术节中心还将邀请重磅的名家名团参与本届艺术节,并计划将一系列优质的境外项目,同步输送到全国舞台。

作为上海率先“走出去”的文化机构,李明率团先后拜访了新加坡、悉尼等地的艺术节及文化机构。他透露,通过面对面接洽,已与相关机构达成了多个合作意向,不仅涉及本届艺术节,还包括明年与未来的活动安排。其中,香港艺术节、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阿德莱德艺术节已确认参加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及交易会。艺术节中心将与香港新视野艺术节、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新加坡华乐团续签或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与悉尼歌剧院达成了人才合作,与香港康文署达成2024年在港举办的“上海文化周”,与悉尼舞蹈团、悉尼话剧团筹备签约确认2024年来沪演出备忘录。

积聚了三年的能量,第22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正加速与国际艺术机构对接,为高质量的艺术生活蓄力,也为上海城市发展赋能,更为增强文化出海能力而努力。

本报记者 朱渊



回眸西行画录 品味东南园墅

设计了金城大戏院、大上海大戏院的中国建筑师童寯的故事

学术的贡献

童寯是第一代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中国人,与梁思成同窗,他俩与杨廷宝、刘敦桢并称“建筑四杰”。1931年,童寯接受同学赵深、陈植之邀南下上海。三人合组的华盖建筑事务所,迅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私人事务所,在上海主持设计了大上海大戏院、金城大戏院以及数幢公寓。童寯利用假日,独自完成了江南200多处园林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写就其第一部

重要著作《江南园林志》,在这部近现代中国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对于豫园、也是园等等测绘图细致严谨。展览“东南园墅”之名,则取自童寯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东南园墅》的最后校订。此书用全英文写成,起初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园林艺术,因而对园林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西园林比较,都有简洁生动的论述。

上海街头的邬达克建筑令人流连忘返,与这位西方建筑师同时期的中国本土建筑设计师作品也是上海的珍贵之景。日前,上海久事美术馆群落内开幕的“西行画录·东南园墅——建筑师童寯(1900-1983)特展”,以这位建筑界泰斗一生中两次重要经历为主题的手稿、画作,充分展现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迈向现代的思想与理念。

记者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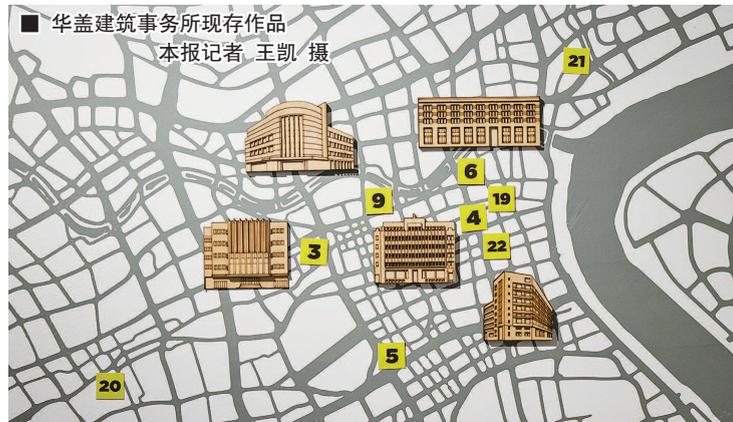
回归

此次展览“东南园墅”部分所在之处北京东路230号,就是童寯在上海参与建设的第一个建筑项目——浙江兴业银行。因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发生的金融危机,工期计划不得不延长,经历了七八年才最终完工。原本设计图纸中气势恢宏的十层楼房,最终只盖了五层,华盖事务所迁入了其中的526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宁波路一带汇聚了大量民族资本,是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体现。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当时被视为民族资本崛起的象征,在看多了外滩的西洋古典建筑之后,这幢五层楼的中国建筑师作品尤为显得线条简洁明朗。

上海,是童寯的出发地,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一代建筑大师落户于此,在短短的几年中就绽放出自身的才华,重要作品比比皆是。作为中国建筑师,他在推动中国建筑融入世界、构建其现代性方面意义非凡。时光流转,风云变幻,北京东路230号久事艺术沙龙已成为上海的文艺新地标,在这里办这样一个展览,也是一位建筑师的心愿所归。

徐翌晟



西行的影响

在久事美术馆展出的“西行画录”部分,大多数为水彩画,是1930年童寯远赴欧洲的游学与考察时通过画笔记下的传统建筑和勃然兴发的现代建筑。童寯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三个月的欧洲旅行对他的影响,比如金城大戏院建筑的流线感,轻松奔放的姿态,与古典主义的传统和拘束不尽相同,就可以在童寯以斯图加特一栋百货大楼为主题的铅笔素描中找到影子。1933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在金城大戏院唱响,并迅速传播。

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寯的另一个重要作品——大上海大戏院又是如此摩

登,它的表达方式不是以烦琐精细取胜,而是用“光”,那是一个“发光”的建筑。十根挺立在大戏院外立面的白色立柱,一到夜间在照射灯的映衬下周身散发着柔和又动人心扉的光芒,照亮了背后的整栋建筑,整个区域的环境也随之从黑暗中跳跃出来。可以想象,每当夜晚降临,人们一路从周遭的陋巷、拥挤的居住空间、街角半明半暗的灯光中走出,突然望见这座发光的殿堂时的梦幻之感。“建筑仿佛是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为城市为社会提供不断进化的基础。”同为建筑师的童寯之孙、策展人童明说。

园林的眷恋

沿着北京东路步行几百米,在久事艺术沙龙里的“东南园墅”部分,童明以园林的空间形式去呈现一个关于“园林”的展览。展厅门口以薄纱的隔离效果营造了江南园林烟雨笼罩的视觉感受。内里,通过木架与薄纱搭建,造出折廊、庭院、门洞。穿过一扇扇形状各异的月门,便进入了一个个不同主题的展览。观众在这座精确与展览内容结合的室内“园林”里,将首次看到童寯先生在近一百年前为江南园林留下的宝贵研究资料,走进一个闪烁着“胜景”的园林世界。

展览展示了200多座园林的资料照片,其中120多座已消失于一个多世

纪以来的战火和家族变故的沧桑中,池塘、叠山、回廊……无从觅处。“一座园林的维护成本之高,所费心思之多,常常令人不堪重负。园林中的植物也很脆弱,一棵树十天不浇水,就枯萎了,一座园林二三十年不作维护,成为废墟也就不足为怪。”童寯说,园林的底色是由传统诗词筑构的,由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形成的,园林之于传统生活方式就像树木之于生长的土壤般重要。其实,自20世纪初,园林就已退化萎缩,正是这个起因,童寯才开始进行江南园林的研究,为造园——这项国宝级技能留下踪影。

本报记者 徐翌晟